

大野

VAST
WILDERNESS

李凤群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艰难的生活无止境
但因此，生长也无止境

大野

VAST
WILDERNESS

李凤群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野 / 李凤群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02-1905-8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924 号

大野
DAYE
李凤群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905-8
定 价 4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1 世界之间

383 遇见



397 附录一

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

405 附录二

成长的路径——评李凤群《大野》

411 附录三

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获奖感言

世界之间

世界之间

我从一种生活走向另一种生活

轻轻地抚摩

门口那只睡眠之狮的

鬃毛，

它早已习惯于我，

习惯于我每个清早离去，

习惯于我每个黄昏

归来。

有时，遭受挫折后

我无法抵达它，

那时，

它就会起来，

温柔地衔着我的头，

慢慢地拖我、拽我。

另一些时候，

我不再知道怎样从梦中归来。

那时它便会动身

来到迷宫找我，

向我发出信号，

高喊着

它会来救我，

让我一动不动地

在记忆中等待，

等待它将我找到，

等待它把我带向

它的王国。

哦，它那美妙的王国，

一片透明的土地，

时间

脆弱的边界

在两个不停地

互相撕扯、互相吞噬的

世界之间。

安娜·布兰迪亚娜

沿街的门前有个老年人坐在板凳上吃饭。他端着一只粗糙蓝花碗，碗很大，碗头堆着两块红烧肉块和青色菜叶。老人咀嚼得缓慢深长，他的腮瘪进去，嘴里的牙也不全了，可是他的慢看上去与有没有牙完全无关，他的慢纯粹就是在享受。他扒拉饭的时候，眼光移到饭上，夹菜叶的时候，眼光移到菜叶上。如此聚精会神的吃相，使那只碗里的饭菜显现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今宝渐渐喉咙发紧，老人有节奏的吧唧嘴的声音，以及虔诚和享受的神情，使她原本并不很饿的胃部，升腾起一种微妙的渴望，这种渴望随着碗里的饭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强烈，直到碗底朝天。老人原本老态龙钟的脸上，渐渐有些血色，有点肿胀，围绕在他脸部的那种严肃和绝望渐渐消散，他的额头和太阳穴青筋怒张，他的周围都显得暖和起来。这是食物神奇的功能，一碗饭，它不仅仅是营养和活下去的动力，它是生活中的美妙之一，它像太阳照在后背上一样让周身舒畅，它使人忘掉

忧愁和不幸。一声尖厉的叽叽声打破沉闷，小鸟从树梢飞起。

今宝穷。关于贫穷的记忆，就是从那个闻到肉香的下午开始。

老年人是今宝的爷爷。今宝是长孙女，但，那碗堆着肉的饭，爷爷独自吃着。要说对于父亲去世之前的生活，就算这个时刻最清晰。那时，爷爷已经知道他的儿子将不久于人世。今宝的奶奶、姨奶奶、舅婶和表嫂，已经开始无声哭泣，厨房里经常会闻不到菜香和烟味。“无心吃喝”不仅是一种事实，更是一种姿态，表达亲人即将离世的态度。说穿了，死亡即将来临，悲伤于某些人、某些时候是不可承受的，于另外一些人和另外一些时候却又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但是，没有想到，今宝的父亲拖得太久，一直拖到大家都开始认为他不会死了。这个念头使人重燃生活的热情，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奶奶买了一斤五花肉，这是今宝所能回忆和推测的真相——这不一定是真相，因为她从来没有与其他人讨论过这个细节，对悲伤往事的讨论也是不符合规矩的，也可能由于长期悲伤，爷爷已经体力不支，油腻的东西可以增加人的抵抗力。

今宝的家在县东三条巷里，走四五家出去是主街，说是主街也就是条两辆车勉强错得开的水泥路。

父亲病危到死，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里，她好几次看到奶奶叔叔以及其他的堂房亲戚从乡下赶来。他们站在巷子里，低着头压低声音说话。在空荡荡的巷口，一向喜欢呼喊的乡下人，压低声音的行为格外不合常理，它引起的恐惧正是低语者的原意：

做好准备，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

但在父亲死前一个月，她尚可照常去上学。在无数个乏味的课堂上，那天不知何故，老师心情很好，讲课内容从书本上漫开，从四字成语说到俗语、俚语，又说到迷信和鬼神。最后插了一个本地发生的梨和柿子的故事。大致的情节今宝还记得：有一天，一位孕妇在家里生孩子，已经生了一天一夜，所有人都焦躁不安地等待婴儿的出世，乐观的人在准备喜庆的鞭炮，而悲观的人已经在想着钉棺材的板，就在那时候，一个卖货郎挑着两只筐一路叫卖而来。正当正午，家家户户炊烟冉冉，卖梨的货郎口干舌燥，却不舍得尝一个他自己筐子里的梨，见到某户人家门口站满了人，他意识到有机会做成一笔生意，加快步伐而来：

梨，梨？

见无人应答，他加大力气叫唤：柿子呢，柿子要吧？

门廊上站着的是产妇的娘家兄弟，他们一个个神情惶惑。就在卖梨子的人失望地拐过屋角的时候，屋内传来产妇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原来，大人小孩都不行了！

两个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附和屋里发出的哭声，甚至没有奔进去看一看究竟，反而行动一致、双双快速冲到卖梨子的货郎跟前，以一股爆发出来的蛮力把梨子和柿子连同两只篾筐全掀翻到地上。货郎带着十分纳闷的表情，不解远多过愤怒，他本能地想上来护，趁这个机会，兄弟联手，把货郎也揍了个鼻青脸肿，货郎疼得连连求饶，他们还不解气，把滚了一地的梨和柿子统统踩了

个稀巴烂。

时近中午，孩子们都饿了，管它吉利不吉利，听到梨啊柿啊，开始吞口水，教室里先是一两声，后来一片夸张的吞咽声响起。老师忍不住也笑了，老师说，梨和柿成了“离”和“死”的代名词，一旦有什么不测，梨和柿这些东西滚得越远越好，还有的地方，“钟”和“伞”“杯子”也都是不吉的与死亡有瓜葛的名词和物品。

面面相觑，这些十来岁的小家伙们，平时听课很难专心致志，总是心不在焉，这会儿倒是津津有味。那天的气氛良好，笑声荡漾。

唯有今宝，老师戏谑的故事，唤醒了她对死亡的恐惧。她想到了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遏制不住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她赶紧咬住嘴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在黑板的上方，挂着伟人的画像。在黑板的左侧，是学校奖给班级的一张集体奖状，奖励这个班积极参加劳动。黑板的右侧，则是一张中国地图。是一张从某本书里撕下来的纸张，在图的下方，有一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她前几天看到过，现在，她努力回忆，把它们从记忆里打捞出来。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国土面积约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陆地面积为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

那些神秘的、似懂非懂的地名和数字组合在一起，小小年纪的她竟然牢牢记住。现在，她竭力想象这些地方，让这些抽象而广袤的地方在她脑子里扎根，以对抗那随时将至的悲伤。

不久，她被要求不要上学，但也没有派什么特别的任务给她。现在想来，是想让孩子们不至于错过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过世前大半年，一直背着方正的木头药箱的赤脚医生过来，每一次，家人都给予他们应有的、超常的热情，那些高大、严肃的大人也曾经让她很安心。但是渐渐地，他们的真面目露出来，表现出跟其他邻居一样无知的一面，他们扎针时也会流血，特别是关于病人的病情，对家属每天同样的问话，他们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回答都是矛盾的。他们让人觉察出心虚，使家人感到无望和受骗，虽然医生行走的姿态和说话的腔调没有变，病人的状况却越来越差，到末了，对医生的信任变成了恼怒，一种不敢说出的绝望罩过来，同时把医生也覆盖在内。有时，医生只是坐在病人对面发呆，没有对症状的询问，病人也不哼哼，只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偶尔，还会走一些过场，量体温、把脉，打葡萄糖，空的玻璃瓶依然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可是，谁都知道一切都没有指望了。到后来，大家心照不宣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那掩饰不住的、绝望的哭声从茅房、从巷子尽头的坝下水塘、从厨房的灶台下面，时不时地传来，简直可以说，眼泪洒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今宝当然也哭，她把头蒙在被子里，枕巾湿透了，脸碰上去潮乎乎的，不得不挪个位置，到后来四处都湿乎乎的。她把手背垫在枕巾上，黑暗里的恐惧瞄准她，向她罩过来。没有人管她。她的奶奶已经瘦得没有人形，而她的母亲，似乎从她父亲卧床的时候，提

前被击倒了。她三十来岁，头发枯黄、凌乱地顶在头上，双眼透着苍白的的光，身体单薄，肩膀下垂，走起路来毫无声响，她的身体内仿佛被什么东西把水分抽干了，瘪塌塌的感觉，那就是无声地接受挫折的样式。这些都令她感到没有指望。一点不敢发出声响。

今宝爷爷吃肉的那一天，奶奶从一个老师家要来几张旧报纸剪鞋样。报纸上有一些字，今宝一字一句地念出来了：“据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共计约 7.9 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已经顺利结束。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 2000 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再一看报纸上的日期，都快四年了。难怪那些报纸黄得发黑，散发着霉味，即便如此，奶奶还是小心地抹平，放在篮子里，收起来。肉香伴随着霉味，混合成一种不祥和古怪的记忆，以至于她忘记了自己究竟只是闻了闻还是也跟爷爷一样吃了。后来她努力回想，但是吃了几块，怎么吃的，比爷爷先还是后，她统统毫无印象。

最后时刻来了。早上今宝出门的时候，父亲还好好的，他还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后门口的坡下有根树要锯，锯不动的话要带把斧子，斧子也要磨了。接下来就是斧子把的事，没完没了，这些事让她厌烦，所以她抓起书包出了门，没来得及吃早饭。稀饭刚刚烧开，太烫，要是等到适当的温度，至少还要听砍刀和捆绳之类的词。她那个年纪，本能地厌恶一切跟劳动有关的词。她厌恶这毫不动弹、死气沉沉的屋前屋后。她悄悄走开了，再回来的时候，是下午。她本来和弟弟们一起站在门前，他们瞧见躺在床上的父亲，像是突然变了一

个人，他的头发完全没有形状，乱糟糟地立在头上。那只青筋暴突的手，上面因为扎针而一块块青紫和肿胀，旁边有人把她的手递到父亲身边。他的眼睛微微睁着，眼球并不动。

时间过得很慢，空气在微微颤抖。大弟弟跃文终于失去了好奇心，走开了。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把她摁到父亲的床边。她看到父亲的嘴巴一张一翕，他想说话，像正在说话，她竖起耳朵，但是没听到声音。

快答应！奶奶带着哭腔的声音指点她。

答应什么？她一时反应不过来。

快说你一定做到。

做到什么？她还在想着，后背被人一推。那真是充满力量的扎扎实实的一掌，像是来自家里力气最大的小叔叔，她胸口一震，却更加茫然了，肩膀不由自主缩起来，胳膊有点僵，嘴唇也死死地抵住，呼吸也暂停了一小会儿。

父亲咽气的时候，嘴还是微张的，他身上套着一件青灰色的圆领衫，皱塌塌的，他就那么躺着，与其说衣服穿在他身上，不如说衣服把他捆住了。他身上有一种酸臭的气味，就像什么东西在热天捂得过长，他的确有话说，所以她在等着，结果他却死了。

她也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她转脸看母亲，母亲先愣在那里，随后慢慢就地蹲了下来，意识到自己要晕过去，弓身前倾扶住餐桌的一角，顺手紧紧抓住桌脚，今宝看到她的指背上的青筋暴突出来。

她的脸贴在桌腿上，等她再抬起来的时候，脸上一条深深的红色凹形，从额头一直到鼻尖。

今宝豁然就明白了死这个东西。

他最后到底在想什么，他疼吗？有没有想到梨子和柿子，这些东西她甚至尝都没有尝过。柿子和梨子都是奢侈的。她一个劲在想梨子和柿子到底是什么滋味，以至于忘记和大家一起哭。

父亲的尸身平躺在门板上，脚朝着门口，身上穿着刚刚缝好的崭新的衣服，扣子一直扣到下巴，手和脚瘫在两侧，真的一动也不动。她跪在父亲尸首一侧，眼泪一滴滴往心里去，脸麻麻的，手和膝盖都麻麻的。死亡这个东西，它把活着的人身上的力气全部抽走。

似乎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茫然，从麻木到近乎无知觉的身体内侧滋生出来，像一团迷雾，压盖了伤心。这种感觉是奇怪而陌生的，它抵挡住了对死亡的伤感，这种伤感是她白天还如此难以承受的，但现在，这种奇怪的茫然占领了她的意识。她跪在那里，看到风把棺材旁边的油灯一阵阵扑倒，差不多快要熄灭的时候，风却戛然止住，等微弱的灯光开始明亮时，风再次扑来。

有一次她微微偏过头，向门的方向张望了一下，卸掉了门板之后的家不像是在自己的家里。吊唁者从各处赶来，鞋底带来各地的尘垢，混合在街面上。从巷子里走个四五家就能到主街，主街上有裁缝店和旅馆，风大，旅馆的招牌掀到杆子上，再回到原位，发出“哧哧”的声音，像呜咽。

天已经黑了，吊唁的人越来越少，只有母亲、奶奶和姑姑们围

在门板边上，间或号啕，间或低泣，每个人都被劝起来喝口水或者商量第二天的出殡细节。只有她，从中午跪到晚上，竟然没有人来招呼。一开始，她因为周身麻木而忘记挪动，后来，是麻木而不能挪动，再后来，疑惑使她不敢动弹，至少七个钟头过后，她意识到自己快虚脱了。为了转移注意力，她开始胡思乱想。前天翻过的地理书，她努力回想能记住的内容：“中国毗邻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越南、朝鲜、韩国、蒙古、苏联等许多国家……”

就连奶奶都哭累了，歪在椅子上不动了，仍然没有人过来喊今宝起来。她的耳边渐渐清静下来，现在，她确定自己将永远这样下跪的时候，意志变得更加薄弱，她觉得自己像一片纸片做的壁虎，贴在刀背上，随时要被剃一刀，又像随时会倒地不起。已经深夜，巷子里所有人家的灯都熄灭了，只留下守灵的人家堂屋里三十五瓦灯泡微弱的光，远处不时传来猫和狗的低吼，抑或只有强风纠缠树梢的声音。

证据确凿，所有人都在故意忽视这个跪地的少女。让她跪地不起，摆明了就是一种惩罚，一种温和而决绝的惩罚。正是理解了这种惩罚，她把面部埋在自己胸前，极力搜索这惩罚的缘由，血液不循环带来的迟钝使她的身体发麻，胳膊腿之间似乎没了边界，糊在一起了。她苦苦支撑，但仍然感觉自己将要石化在父亲的尸身前。一分钟一分钟，它在她内心引起的变化，肉眼无法探之，但是，只有经过了时光之后回味，会发现就是那个时刻，人好似置于飞轮之上，旋转、旋转，短短几个钟头，造成破除不灭的痕迹，也形成了一种强而有

韧劲的力量，把她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独自承受这陌生的、非凡的、很难驱离的感受，这感受滋生于空气之中，盘旋在心头，悄无声息，久久不散。

她的身上感觉很冷，手心和脸却烫得厉害，这孩子像爬了一整座山头，她呼吸急促，胸口起伏。她抬眼向上看：门板上平躺着穿戴一新的父亲，脸上蒙上了纸，新衣裳的折痕清晰，惨白的手放在身侧，她听到自己的心在抽搐，但她一点哭的欲望都没有。

哭都不哭一声，这个小孩心狠。

她的意识稍稍清醒一些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议论，恍然明白过来，哭是可以弥补过失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真的忘记她，他们在给她机会，等她表现。

可惜，这会儿又已经太迟了。

没有哭，这成了她身上的污点。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在此后的日子里，她越来越感知到这一点。

然而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更善待家人，到处是不忍责备。像旗杆一样举得高高的，任何人可见。头七、二七、清明，每一个需要失去独子的寡母和年轻的寡妇痛哭的时日，这种不忍责备就会冒头，欲说还休、欲言又止，强忍住对她的指责。只要有人提到她那天的表现，甚至还不带有任何批评的意味，立刻有另外的人出来制止。

到后来“不忍责备”变成一种隐性惩罚，在日常生活中弥漫。父亲过世之前，她是一个孩子，无非是吃喝上学、帮手做家务，责

令穿衣、走路不要跑，现在，他们看她的眼神，是看一个犯了错的，但是正在被原谅，或已经被原谅的小罪人的眼神。

活着的人对死者通常闭口不谈，但其实每天都会谈到与死者有关的一切，凡事都与死者相关：他生活过的地方，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儿子，自然还有他的女儿，他留下的债务。每当谈到与他有关的事，双眉紧锁，一脸悲伤，双唇朝下撇，随时会哭出声音来，胳膊有时会抱在一块，好像大热天也冷得不行似的。

今宝酷似父亲，尤其是外表。除了皮肤白得异乎寻常外，她简直是父亲的翻版，她喜欢微睁双眼，即使没有出太阳，看什么东西也把眼睛眯起来，她还有一个特点，紧张的时候整个人就会定格，就是所谓“反应迟钝”，用好点的词，就是不怎么活络。

终于，她明白自己错误犯在哪里了。

他们听懂了父亲临终前的全套话语，并且帮她翻译过来了：

父亲的左手动的那一下，意思是，今宝，家里就数你最大，你要照顾好弟弟们！

一开始是这样轻微的叮嘱，可能是今宝那样抗拒，父亲伤了心，他的嘴巴想张开，没有发出声音，是表达这样的疑问：

怎么，你不愿意？

再后来，他的脑袋耷拉到一旁，他显然是太伤心了：

今宝，你不答应我死不瞑目呀！

今宝，你的心好狠啊！

这些无声的遗言、这种祈求，带着一种绝对的魔力，其他人全